安楚錄

安楚錄卷八

歌頌賦

金陵沈鍾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

粤若三危三苗夙棲泊嚙鼠啗蛇伴猿鶴非我族類自相羣疊巘層巒增式廓燎原飲澗犁耕鑿蓬茅縱橫戸聯絡村歌野唱媾婚姻合吞儀禮都停閣百圍老木攢尖峯　朝家採搆營離宮千夫斬伐雲根斷萬牛挽拽水道通伊誰督迫供斯役俄頃嘯聚紛成風長鋋勁弩競跳浪丁壯奚翅倪與翁當途要梗文武彥調遣甲兵萬之半理直詞壯膽氣豪羽書亟走如飛翰破竹壓卵勢詎當返報捷音便須見殄殲渠魁宥脅從雷厲風行威滿面尚將蜂蠆毒預防老成

斷斷兮精練周時召虎見于今會復詠詩配江漢

合肥黃金 四川右參將

昔人采芑歌南征蠢茲犬羊嗟蠻荆王猷克壯大方叔執訊獲醜雷霆驚君不見武陵覆轍爭池潢援當巢穴擣鼠驅貍甦又不見老羌有獲竟弗律臥龍一鼓七爾擒縱留心盟千載之下今之秦 簡書南下都廷評豸袍秉鉞專誅伐十萬虎豹虬龍皆練兵青犢銅馬聞之碎心膽走檄布令虢虢驅甲丁運籌機變鬼神不可測白羽一揮天風破浪摧長鯨捷音飛報

奉天殿開封熱視金甌名 宸衷頻慰寰宇清殊恩蔭及、天語褒丁寧我嘗侍帷幄慣識公精誠蹇蹇忘家仍忘食霜操石腸金鐵錚經理江漢值多

事腹心萬里當干城屠戮頻年一旦貪椎席黃童白叟貫魚壺漿迎村厖不吠烽火息塞草腴添農耨耕霹靂手段雨露澤楚閩豫粵之衢民更生鼎彝陶鑄不世銘奇勳鼇爾圭瓚秬鬯借芳聲頒早入相畫洗八荒腥與穢山人得所鼓腹擊壤歌昇平

永興李永敷 兵部武選司郎中

用洗兵馬行韻

亘閩複嶺連西東嶮屼險絕無與同蛇豕豺狼數莫記朋呼類引穴此中可憐縣城幾被掠浪說我師曾奏功 庚午嘗大征 邊聲猶傳白晝燧捷書已上明光宮恨宿寒煙噓楚澤羞論長劒荷崆峒千山瘴散冥冥雨八載星揚獵獵風伊誰貽禍誠匪小報國丹衷似應

少王公寧滅楊郎責緘情欲控　天門杳後來專意
事招撫架漏安身幾時了延頸長億武侯龍驚魂共
嘆傷弓鳥將軍靜壞戎旅臥耳邊任報蠻戎繞戶鑰
門扃寬鼠老稚猿啼虎嘯愁昏曉中丞彰念不可當一
月累疏陳　君王水軛陸飛登醜餉土兵漢卒搜精
強英名秪饒歌范老廟勝不用需子房才逢險艱應
好展髯緣世故俱成蒼深入直擬殲犁寇盡圖要先
分善良天心也信禍應悔赤子須知運已昌會首望
風如致貢諸巢降欵隨爭送鉦鐃聲沸奏凱歌燕喜
筵高泛春甕棠樹常留召公愛賢臣合撰王褒頌煙
村再見百物熙雨笠自足三農種裴相事功渾被簡
商巖形貌何須夢徵詔佇待下　龍墀黃閣便登台

鼎用

江陰夏從壽湖廣布政司參議

郴山蛇蜒盤五嶺江廣湖藩遥接境賊偽竊據不計年荼毒一肆連三省太平赤子不知兵東竄西奔皆擭穽巨潦爲災復荐臻焚香待救溺待拯試令兼濟非全才譬之汲深以短綆赫赫中丞淮海公致身不與碌碌等胸中豈獨五車書數萬甲兵尤炯炯當年一戰全封丘力挽王師在俄頃矧令地望日彌隆兵民柄重身兼秉一封先爲歲饑陳再疏尋將天討請南顧·主憂方耿耿食旰衣宵還枕丙覽奏若曰往欽哉便宜惟爾不中梗盡返流移起溝瘠賑貸恩推遍鄉井坐令菜色生歡顔潛格天心變災眚共看荒

政纔朝陳又報戎行巳暮整廟謨神筭何其雄韓滑
不蘐蕭文終肯同肯協紀勳使不撓不沮觀軍容桓
桓虎臣作元帥大星一夕墜營中偏裨以下皆失色
明公號令如雷風王事多難眞孔棘周師六月今三
冬兵戎迢遞貴神速有進無退誰敢訌有言駐兵請
將者師老財匱罪厥躬軍法從事得專制誅不受命
錄有功造攻堂堂親布陣誰左誰右誰先鋒援桴一
鼓咸作氣爭先馳上陡絕峯巘厥渠魁捜黨與旬月
一掃猺巢空巳辨脅從解俘縛盡招逋播歸明農功
成尺寸不自與振旅人人挾纊同閭閻不覺秋毫犯
謁如栗烈回冲融況復貴陽先告警　詔令兼制由
隣封遣兵適報香爐捷信哉千里能折衝兩軍餉犒

多餘羨歸來更辭飲至宴一時霧布手親獻彤弓龍錫　金鑾殿古來文武難兼擅詩稱吉甫堪爲憲宋家人物誰與儔韓范之餘不多見行看調燮位三台暫借拊循當一面大旱終當作傅霖于今正合稱周翰太常須紀竹帛垂勺水隙光羞自衒有石不樹燕然碑生祠已謝士人建惟有平南偉績詩萬口三湘歌頌徧

西蜀呂尚功　楚府右長史

荊南猺獞亂天紀泥塗肝腦血如水倡獗頑兇草木昏流毒生靈數千里天兵默有神鬼尸沉幾先物無人知山甫相周稱國老孔明輿漢作兵師君不見指揮談笑收全算貪狼突豕無逃竄又不見風雷翕忽

掌中生頃刻銷爍天地清文武才忠孝烈桓桓部落皆豪傑三軍用命氣橫雲萬馬不嘶看仗節勦戳擒捕擣穴空捷書飛奏　大明官勛名今代麒麟閣不說褒公與鄂公

平郴歌有序

武進梁榦沔陽州學正

正德十二年丁丑郴苗弗靖事聞　上特命大中丞秦公總戎征勦時公以巡撫重任奉　命供事肅軍伍明號令運籌決勝雖古老將不是過積年逋寇逾月悉平上紓　九重之憂下奠三湘之衆功在社稷名在天下自古有豐功茂烈者必形諸歌頌以昭示將來今榦目覩大功之成心荷盛德之久焉敢畏默

而不鳴其慶幸之萬一乎謹忘陋稽首而獻頌曰
赤子盜弄潢池兵豢我國紀破我城依山負壑如虎
麖蠢茲兇性終莫更罪惡由來已貫盈釜中游魚豈
久生邊書入奏於大庭　九重震怒雷霆轟率師誅
討任非輕簡命特敕大中丞我公仗鉞以專征兵威
千里先加聲蕞爾小醜聞其名魂魄已褫心膽驚六
軍四集勇且精賞罰必信號令明風凜凜兮氣英英
馬騤騤兮車彭彭光閃爍兮劒戟鐃鉦勢飛揚兮旗
旐旟旌謀猶審固兮孰敢我攖犬豕逃命兮無路可
奔螳蜋攘臂兮竟亦何能犂庭掃穴兮倏爾肅清從
今救此一方氓無復作孽猶縱橫班師遂命促歸程
凱歌聲雜鶴鵰鳴遠近父老壺漿迎三農就緒皆服

耕露布飛報到　神京　帝曰嘉哉公功成策勲行
賞賜賚并恩及偏裨無有爭出將入相公寵榮豈徒
繪像登麒麟南顧無憂　王心寧千秋萬歲歌太平

平南頌有序

金陵沈寶楚府儀賓

惟郴東南鄙溪洞阻絶聯亘五嶺幽曠遐僻草木之
所蒙翳蛇虺之所結蟠自古逮今未始漸於治化然
其壤地肥沃火種刀耕歲夏秋禾則再稔人生其間
曰猺陰很剽悍俗厖習獝孳育繁庶不安故常他日
偵伺邊防小有懈弛輒出犯疆場劫攘虔劉靡所畏
憚粤自近歲始建魁置帥僭有名號蜂屯蟻集相煽
以變遂蹈藍山殘臨武躁安仁破攸與燔焚公私室

廬大肆虜掠所過荼毒莫嬰其鋒我坻倉皇爭舟水
濵多致覆溺正德十二年丁丑賊勢益熾將蹶衡潭
以拓巢穴惟巡撫湖廣都憲鳳山秦公力分　宸憂
思殄民害迺建議徂征聞于　天子旣而恭承
上命調兵三萬奉行　天罰閫外事宜由公專制時
嶺南江右兩公亦各祗　命合約提師駐于彼界過
衝窒隘俾賊無出路我戰則克爰以冬十一月進師
公臨事而懼握機俟發仗大順以申號令而士心一
履重險以事殺伐而賊膽寒遣所部剋期並會推仁
闡誠招降誘脅刃不妄加困獸猶鬭越數日公督戰
益急秣馬蓐食丕揚我武爪牙畢力人倍其勇呼聲
動天賊衆大潰於是移營深入因糧於敵無飢無疲

以旣厥事疏林垌蕩阬谷草薙禽獮瘠斷禍本取其渠以爲大戮功旣上　天子以告于　太廟降敕褒嘉任公一子世爲右職凡在行者論功陞賚罔有攸僭是役也鎭守中貴杜公與公共事巡按侍御王公寔紀是功以公動合兵法樂於協賛而公竭忠殫智謙以受益用能振薄伐之威成敵愾之美而可垂號于無窮也實世厚通家無能爲役敢在下風作頌以獻頌曰

於昭　帝德丕冒海隅郴嶺伊阻有猺之居猺何人斯鴃舌侏㑊衣以斑斕短袖長裾萬山劍攢鳥道回迂政理靡及俗習尤殊自樹魁帥常懷異圖遊備少弛彼因肅呼亂之初生下邑創夷毒流太苦人遭剽

盧潭[illegible]告急衡戍阽虞顋允綦公哀此無辜上言小醜請正王誅　帝命征之欽哉汝徂凡茲閫外事從便宜公檄藩臬其能助予監哨董餉無忘簡書迺帥我師迺陟彼岨共武之服弓矢戈殳先偏後伍陳爲魚麗擊鼓其鏜朝戰至晡公徙如虎賊壘有烏始料其逋南東有途鄰兵拒守其何能踰大軍既進旆旆旄旟是致是附吾仁誕孚敵糧露積伊我之資鼠技方窮晝伏且窺熏之灌之智力並施執訊連連振旅以歸亟險底平無復崎嶇奏捷于朝　皇情以愉帝曰臣哉功由汝謨任官一子異數攸推有勞行間陞賚有差公拜稽首臣心不渝　天子萬年敷時繹思烈烈武功成於文儒勞而不伐公遜碩膚　帝將

召公廷內都俞何如在外惠鮮鰥孤湘水上遊祝融之墟其永鑒亂安我耕鋤胥傳淮夷千載同符頌聲孔揚敢告征夫

神武崇勳頌有序

西蜀劉武臣鎮遠府知府

古帝王征伐之勳惟湯武爲不可及前元以夷虜作慝域中我　太祖攘去之其征伐與湯武參而其勳當並傳於萬世肆我　太祖以神謀佑啓來裔俾世執其勳四夷震讋來庭來同無敢或後永樂初太宗以北夷不庭自將問罪　宣宗以南夷不同遣將問罪俱克有勳故我　朝南郊行事　三帝王之勳褒揚大樂中者轟轟在聞赫赫在見眞可以永配

皇天於無極矣武臣蓋嘗叨馳奔之列躬親際之非敢爲佞也乃者正德丁丑湖省猺民叛於九峯山等寨擾桂陽等州以至長沙府諸屬縣貴省苗民叛於香爐山等寨擾清平等衛以至思南府諸屬縣湖貴雖鄰省而清平等衛非接壤至桂陽等州則廣江暨湖爲三省交會之地先是清平告急　帝命巡撫湖省副都御史秦金與巡撫貴省副都御史鄒文盛合兵討焉金屬左布政使周季鳳擘畫兵餉督以右叅政張天相提兵常德以按察僉事汪玉等領之進壓辰沅境清平虜少却郴桂虜遂大肆殺掠告急加於清平　皇帝曰悶兩虜罪當先郴桂而清平亦不可後下兵部議僉曰　陛下必欲大彰天討無踰金者

或恐金一身當兩虜以爲難已而 皇帝顧廷臣曰荆岳諸黠就擒朕降赦旌奬者金得非其人乎對曰然 皇帝曰兩虜不足平矣 命下金乃以兵付天相王副總兵官李瑾叅將洛忠都指揮葉曇許詔陶霖祝鎮等授以節制暨方略俾趨清平金又屬李鳳壁畫郴桂兵餉督以右布政使方璘而調兵趨之璘設策飛輓水陸並進與兵皆如期集金自坐中軍營而分哨於按察副使陳璧僉事顧英王濟左叅議黄貨叅將史春都指揮王廷爵李璋王翰等各授以方略且賛以按察副使惲巍俾叅會各哨往來督戰與巡撫兩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金巡撫江西副都御史王守仁等刻期進圍九峯山等寨大破之湖省

兵俘獲𤞤僞王龔福全等并斬首踰三千而嚴其實則御史王度天相王等領兵至清平與貴省兵合刻期進圍香爐山等寨亦大破之湖省兵俘獲苗僞王阿傍阿肉等并斬首幾三千而嚴其實則御史周文光方内無事凱還奏功　皇帝下詔曰我國家以攘夷肇基爾金乃能相我以就茲勳永念克咸宜隆懋賞是用加爾金俸一級仍官爾一子錦衣百戸以稱我國家報功之典餘官軍功賞兵部其差議以聞賞典頒訖四省交賀太平武臣伏思之越茲諸醜自底不宥謂金一身兼治兩敵西牽於苗東牽於猺而不知　皇帝神謀妙絶文武人卒承　廟算將天威者復若是乎其神也武臣聞金用　皇帝命誓師一以

不殺爲主故苗民之伏誅者幾三千而安集之衆至
於二三萬猺民之伏誅者踰三千而安集之衆至於
四五萬其遏無窮之殺而開無窮之生者蓋不可以
萬萬計也於乎盛矣湖省諸父老謂省宅諸夷中請
爲　神武崇勳頌以威之武臣曰昔唐玄宗父子播
越還長安其臣元結尚謂其有盛德大業爲中興頌
以侈之今我　君獨奮神斷命一臺臣就此大勳顧
武臣無似既從事文學又分在臣子其能已於言哉
夫惟莫測而後謂之神惟止殺而後謂之武崇者積
而高大之謂　皇帝茲克有勳實神會我　祖宗授
受之□武臣志在以頌寓規故敢效周頌之於鑠商
頌之□□武爲詩而申以江漢亂章矢文德之意頌本

湖省父老請故畧三省功獲然舉湖亦自可旁見諸餘非有軒輊也章凡三十有九俟異時觀風者采而致之　闕下宣付太常官褒揚大樂中以奏於皇天以彰我　君功德之盛以震讋薄海之夷以彖於我　太祖　太宗　宣宗爲　聖朝四帝王勿使湯武獨擅其休於萬世武臣仍用結三句爲章一韻體但武臣言視結加多間亦有數章通用一韻者獨亂章爲句四蓋志之所到不復能拘惟其暢而巳其詩曰

皇明天開皇祖神哉湯武重來

蠻夷爲華環海爲家乾昌坤遐

昔　文宣朝狄蠻肆驕抗我邦條

二宗整兵北討南征膽喪魂驚
既庭且同偉寶爲賓永矢來供
苗欲伊何徭欲伊何作戾弘多
山有香爐苗曰誰圖茲吾後車
山有九峯徭曰誰攻茲吾前鋒
狐狸妖昏豺狼噬吞納牖無門
殺人碎屍虜人碎資生死流離
血積成川怨積成煙動歲經年
帝盡寸心曰宣付金　朕知爾深
爾金撫湖累殲兇徒茲虜當誅
爾總　朕師聲罪討之罔俾其滋
虜穴難探爾金獨諳非爾誰堪

往愼爾謀其秘其周為民復讐
爾金臺臣聽爾擇人惟忠惟純
朕憂無辜貪功橫屠爾戒爾徒
金曰　皇仁大造無垠臣奉　綵綸
東奮伐徂西奮伐苗橫絕雄梟
五色翻飛閃閃靈輝千旂萬旂
五金鏗鏘凛凛嚴霜千鎗萬鎗
擊鼓擊鐃繼以呼號坤輿動搖
火發箭中天助雄風一燎而空
九峯旣摧香爐亦頽餘燼餘灰
血首纍垂血肉紛披掛壑淪蹊
元惡計窮匿于薄叢入于牢籠

械送省城狀其罪情獻俘天京
諭民勿逋逋荒爾居歸乎來與
諭民勿延延荒爾田耕哉耨焉
我民靡愁我師靡憂云誰之休
匪天神威匪　帝神機其曷臻斯
帝曰師還方內其安賞典其頒
金曰　皇勳神哉不羣曷濟以文
堯舜隆平文思文明德純粹精
帝曰昌言朕濬其源以究羲軒
羣臣對揚咸曰元良德維其常
洽於萬方進之無疆駿發馨香
於穆於皇逵彼穹蒼參三帝王湯光武光

平南賦

建康沈貢舉人

緊荆南之峒徭據山水之險巇孰種類之可辨寔盤瓠之所遺戴鬼面以獰惡棹駃舌而支離若其深藏遠徙危獲側耕含哺很戾鼓腹彭脝嬉嬉婦子攘攘稗嬰聚贏蟲之異物與斯人而並生彷彿華胥之治依稀渾沌之氓此可見邊境之寢兵也其或睢盱竊發讙譊未已長戟短鋋勁弩毒矢侵凌我疆場攻圍我城壘戕害我丁夫燒殘我閭里任民社者亦安忍坐視而不理哉應兵之起蓋有大不得已焉者耳於惟 皇明九葉凝 命內修外攘 文武神聖德明德威萬邦以正何蠢兹之不恭敢稱亂而暴橫當丁

丑之孟春值郴桂之大警安仁既蕩而成灰攸輿復
陷而爲穽肆求逞于衡潭誕震驚乎湖省維我鳳山
秦公位秉鈞衡職兼撫贊大得江漢之和多具
廟堂之算因建議以平徭願奉　辭而討叛於是
皇帝曰吁乃　命秦公奉行　天誅凡在軍旅忿其
所需羌嘉謨之入告兮將偉績之究圖也抑比跡于
伯禹兮痛致君于有虞也公式克欽承不遑啓處率
衆徂征分方禦侮操乃弓刀執乃旗鼓既稱干而比
戈亦崇牙而樹羽列笙吹之喧闐兮輜車之旁午定
賞格于轅門詘羣策于幕府于斯時也營陣如蛇師
徒如虎米粟如山玉帛如土號令如霆馳驟如雨騰
殺氣兮隆窿肅軍容兮俁俁爾乃攀危嵒絕深岢緣

枯藤穿窖笞冒嵐氛而不凝傷袘毒而不沮遇魑魅
而不驚離寒凍而不渝直批其亢深入其阻掃巢穴
以無餘燔積聚之莫數破砦柵而弗支奪馬牛其焉
拒渠魁既殪窮寇咸俯斅析兮炊烟血流兮漂鹵紛
鼠竄兮空墉忽猿號兮高樹於是先聲遠揚仁恩覃
布招彼奔逃縶兹俘虜逆命者殲來格者撫地用井
牧人爲什伍捷音上聞紓憂　當宁　帝乃誕敷文
德班師振旅三危奠居兩階載舞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叙予惟嘉乃丕績咨汝往欽哉惟汝予輔大賚爾
衆士厥施惟溥賞乃世延食邑百戸公謙不伐再拜
興頫曰都　帝予何功作耳目肱股黎獻共惟
帝時舉時有史氏謂平南之役有以見　帝德之光

輝公功之勞昔百代榮談萬民快覩效罔逾于七旬
事有曠於千古以是而知懲荆舒者作周乎先威荆
蠻者在禹功下乃若賈捐之謬爲建白而棄珠崖馬
伏波徒示矜誇而立銅柱繼自今紀公之績殆不可
同年而語也巳

安楚錄卷八

安楚錄卷九

啓劄

長沙李東陽大學士

人來備述政務公勤激揚有體湖湘士民之慶亦斯文塲屋之光也黄鶴樓詩聞去冬尚未到鶴書之遲誠有足怪近得手札知不沉浮如山少叅新刻數幅亦止見其一二未審曾了得否也使回草草奉復對客不能多布惟情照萬萬

新都楊廷和大學士

比來連奉教問足見舊愛感感敝縣尹柳觀貴治巴陵人每相見亟稱都府之政如擒捕劇賊羅大洪賀璋輩惠行江表消患未萌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走辱

知愛喜聞之輒以白于左右非佞也率爾上狀不盡所欲言伏惟炤亮幸甚

順德梁儲大學士

湖廣地方連年旱潦今歲又值此異常水災使非吾執事以誠心懇惻實有以斡旋於上下則固未知攸濟之所茲固兒童走卒之所以捫心而知感者也𥅦獻臣平日以忠義自處今聞賑濟命下亮必能是言就道以濟時艱吾執事惓惓上請之願庶幾其少遂矣餘情未由多布惟以時倍爲國加愛是祝不宣

鉛山費宏大學士

春闈辱枉顧甚感斯文契誼之厚恨林間岑寂未能

少淹從者以盡一日之歡耳遠惟毆任以來全楚之人多被惠澤但恐　廟堂之計不肯先一方而後天下則北上之傳匪朝伊夕而湖東釣叟幸再奉笑談於江樓之側矣小詩一首坐無便不能奉上鄉人周全者知城步在趨走之下因附貢焉諸惟亮之不宣

丹徒靳貴 大學士

比承建白地方災傷事宜足見通儒經濟之畧如此執事非特吾鄉人物眞天下之英才也其間雖有一二事未盡如志然所從者亦多湖南之民其可蘇乎萬萬爲　國自愛以俟　寵召餘不一

湘源蔣冕 大學士

魚苗疏雖留中不出彼必不敢經行當不禁而自戢

矣郴桂賊恐大兵一臨積年兇徒先已遁避鋒刃之
下不無玉石俱焚之慮萬冀詳審慎重廣詢博訪庶
幾不貽後悔非執事區區安敢以此言進也幸亮之

東萊毛紀 大學士

湖南水患近歲所無非得執事經濟之才斯人奚賴
焉凡所論建 上皆嘉納之亦足以慰執事憂民之
懷矣曡辱手翰多荷使回敬此奉謝匆匆不盡

太原喬宇 吏部尚書

往歲承翰教并佳惠已嘗具緘申謝想徹左右矣即
辰初夏遠審台候納福德民之政平蠻之功赫赫湖
湘間豈直憲度修明而已哉敬慰敬仰宇淺薄謬膺
重任惟冀早遂乞休之願庶可以追厥愆爾知已處

故漫及之使者旋謹具扇二柄書二冊少將遠懷餘不克備

藁城石玠 戶部尚書

使來遠辱德音佳疏之示不勝感激且知憂 國憂民之念汲汲未遑使列鎮俱如此勞瘁則自可成治矣已俱覆咨施行休翁先生書來甚道鈞候善政及禮遇之厚此固高明垂鑒而生亦與有光也感荷感荷蒙寄涯翁黃鶴樓原倡及佳作白雪陽春更難屬和企羨之下强此輳合成篇錄上惟教削幸甚

太原王瓊 兵部尚書

迭承翰教備悉雅情弭盜安民惟執事能加之意所以巨盜就擒荷蒙 褒奬非偶然也本部通行天下

一以揚執事之賢能一以厲不能者此區區之見也

蒙泚老先生書示極稱執事清操公慎地方倚重之

意縷縷不置此公清忠直諒博學能文執事肯敬老

優賢一加重焉係於風化非淺淺矣冗中呵凍草草

惟情鑒不宣

太倉毛澄吏部左侍郎

水災之重前此罕聞此方之民何辜被此禍也賴有

仁人在上極力撫摩死者已矣生者尚可救也告急

之章懇惻之意溢於言表非誠於體　國者能然乎

廟堂之上雖欲爲正途惜不可得已文中子曰天下

皆憂吾安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何足憂執事因文

中子之傳也澄故始以執事之深於憂民憂終以執

事之有以自樂者樂也不才於世無纖毫補益顧其
秋日增有愧於執事多矣使還聊寄此連數日有勞
苦事執筆如小兒初學書者甚難也惟情亮之不宣

泰和羅欽順吏部侍郎

奉別極久日勤嚮仰之懷惟是修敬不時爲愧爲罪
伏惟高才清德道以時行荊湖千里之間民無不受
其賜者忝在年末蒙被光耀多矣指日還　朝弘濟
四海實惟區區之深望焉欽順無似方圓引退而乃
濫獲轉遷殊用兢惕惟高明篤誼有以教之俾不至
爲同年之玷幸甚草草伏惟照察不備

冉涇邵賓戶部左侍郎

家僮還自鄂渚領手教并夢歸佳作且聞親睹風采

慰籍深至平生契誼於是乎見之矣執事功在南服
爲吾道出色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者實雖山
林之下爲公歛袵者多矣今之時何時哉　廟堂之
高江湖之遠山林之僻其憂危等耳老母春來善病
日侵實也不肖無能爲力惟惴惴日夕而已餘非所
敢聞也毛侍御風采振聳得巡按體實與有光焉相
見煩爲我致惓惓也東山祭軸開爲黎典實所率致
乃勞執事補其闕略感感孫司徒感厚愛託爲代謝
餘惟爲天下愛重謹狀不宣

古雄侯觀戸部侍郎

仰聞忽承手劄見示足感眷顧至情猶惟湖南年來
郴桂之夷悉巳掃盡江上之賊又皆撫擒地方軍民

得以安土樂業厥功不小非有雄才大略過人遠甚者疇克爾邪欽羡欽羡使旋匆匆言不盡意餘情照不具

任丘鄭宗仁 戶部侍郎

又違光霽恒切瞻仰邇者兩辱台翰披閱如遂晤言感荷無巳遠聞臺綱振肅上下凜然且地方之事連章累疏剴切事宜計處周悉足見經濟宏猷誠地方之幸也部中悉爲計處而行使回忽忽謹此奉復兼致遠意未間惟萬萬加愛不宣

熊峯石珤 禮部右侍郎

累辱書教仰知爲 國爲民憂勤備至赤子性命幸有所託區畫賑濟以今日言之頗難於前帑藏空虛

無所發名器狼籍已甚執事者又僤於開端則將如之何所恃者　上有恤民之心百姓死不敢為亂耳頃年各處往往以捷殺為功上下利之此大傷元氣而受賞者方有喜色如此不已恐將來不可救更有難於今日者矣此則大人君子之責亦僕之所欲告於知己者也偶冗不及備論伏惟體察不宣

華亭顧清禮部侍郎

清頓首屢聞建白皆根本要論雖以此獲咎固無歉矣惟不替此心生民之幸也舍親彭詰在江夏極荷垂盼茲以公事還敢附此申謝舍親將滿考凡百幸希終惠是望屬腹疾疲困作字草草幸不罪

新都楊廷儀兵部侍郎

比得手書甚感慰地方事處置得宜平靖之功澤在
軍民晉溪老先生甚是珍重昨見來文鎮守者亦能
相體又見老先生高材盛德之所及也使旋草此奉
布冬寒千萬珍重以膺　寵命幸甚

東平王憲兵部侍郎

屢辱書教感刻感刻竊惟郴桂猾賊爲害年久幸賴
執事督勵將士親冒矢石兵威四臨元惡授首餘黨
悉擒捷音　命下朝野歡騰地方不勝慶幸部司論
功上請　恩德隆重有加往昔此遭際　明時出常
格萬萬也生值斯時亦與有光便中通具以聞

東沂陳玉兵部右侍郎

郴桂事每每掛懷忽聞報至甚慰可勝論耶數年間

此方人可安生矣因念督調之勞憂煩之若干係之重俱可想見也　綸言崇報僉論稱宜生輩乃沾波潤愧哉使回聊此具復匆匆鄙忱不盡惟高明亮之不具

鄱陽胡韶刑部侍郎

生不敢奉問于下執事久矣而傾仰西曹道愛之舊豈勝遠懷近聞江右大逆先聲九江臨逼蘄黃之地得吾執事首為上流之防以嚴天塹之險卒成奇功用綿　昌祚拱聽論功之懋以隆　封拜之階繼惟賢郎高捷京闈紹承家學之懿士論籍籍傳為美談忝辱愛餘慶慰何量生苟延如昨更無足為知已道云臨箋草草伏乞台照不宣

安成趙璜 工部右侍郎

思仰中忽承教翰慰荷如何恭喜撫巡以來賢勞茂著救荒則溥實惠靖寇則收全功此尤斯文知己之光生適以督運大木公出無可爲賀所恃平日道義之交固在情不在物也文煥先生清苦中外所知今齎志以歿公卿甚惜之　恤典必厚代之者想在吳公居多仟旋謹此奉賀餘惟爲　國自玉不具

內江李充嗣 都御史

充嗣居臨清時累承規誨轉官滇南懷念德誼未嘗去心久稽裁謝者以滇絕域不得良便故也遠仗雲庇忽有今除睠言思之實出望外可愧可愧充嗣以疾作不能就道尚淹於澧已具疏乞休前途得

旨卽南還矣側聞執事下車銳有興革一轉移閒風采頓異如廣儲蓄修武備懲吏奸三者皆湖藩今日之要務也雖然此三者非特湖藩今日之要務也天下今日之要務也今時則當傳以爲他藩之法異時入相推而行之太平可冀矣以光嗣私窺之要皆自執事學術中來而光嗣故叨厠愛下之人也爲之喜極力疾一言幸鑒感感不宣

郴州何孟春都御史

往歲人回具啓附問郴桂兵捷竊計唾手有期入春果見露布之至　望書優勞彝鼎生輝祿廕　恩典實前此數十年中不能一二再見者也欽羨欽羨去手復命謹此敘意辰下春深惟冀爲　國自愛以膺

鈞軸之　召不宣

巴陵顔頤壽 都御史

屢荷教音感佩殊甚恭審憲體清嘉威惠並著巨寇之除一方藉以安枕執事之功偉矣蓋此寇兇横積惡已非一日生知之不敢言言之不能制之則奇禍至矣竊恐往歲江右西蜀之事又將見於吾省茲乃一旦消之於未形兵不勞而民不擾非神謀英斷出於尋常萬萬諒不及此也　朝紳聞之咸喜而本兵喜尤甚焉則茲旌勞之典賞不足償其勞也慰忭慰忭聞又有撫夷之行近傳夷情已聽撫咸謂撫之爲上策也誰生厲階一至於此亮察亮察使還迫甚不克悉所欲言隆寒惟爲　國珍重不宣

公安鄒文盛 都御史

共惟台候納祐造福湖湘當此征斂繁劇之際災盜饑饉之秋得仁人長者爲之周防保愛故楚人恃之以免於潰窘歌頌之聲傳播邊徼況荆衡之域耶仰企仰企生以駑駘之資承茲凋敝之後官無可託民無可使財無可用彷徨勞悴計無一施先年倉庫之蓄各假征苗耗費至於凱口之征則掃盡矣清平之役欲待桑榆之功以掩東隅之失指望外之物爲必有之資失之太易以致置之甚難今欲撫則賊情反側欲剿則糧餉空虛延謀集議皆云必欲萬全姑宜分兵防禦且守且撫以俟儲備舍此更無長策如撫可成即當馳報會本題知若其執迷必待糧有次第

方敢議請兵二端之外絕無欺隱其詳已具先後來文私憂過慮惟欲少圖地方之安至於軍功則非所敢知也幸照察荷甚

沂州王璟都御史

緬憶老先生在齊魯無瑕冰鑑有脚陽春迄今四民尚慕善政餘澤淪肌浹髓邇者來自湖大夫士萬口一詞稱頌執事爲　國爲民良籌嘉策膏澤誕敷黔首蒙恵將來柱石　巖廊霖雨寰區不卜可知矣走景逼桑榆鐘鳴漏盡屢疏乞休不蒙　聖皇放退苦人情遻殆若魚之飲水冷暖自知兹因人便漫布衷襟不宣

姚江孫燧都御史

恭聞大兵所至克捷渠魁授首黨類不遺三省之民從此皆獲更生矣自非執事經晝指示倡義興師何以有此生等與從執戈之後亦得以附驥尾而希末光其為欣幸如何可言阻遠無由趨賀薄具非儀用將微忱屬有行役具啓欠莊伏惟鑒納榮幸榮幸

嘉魚吳廷舉都御史

廷舉拜啓承臘月望日二十日閏月二日三示手書再拜領教外辱饋食亦領惠矣賢勞大夫而顧念輕肥介使慮何遠哉仰惟節下提兵深入得雋成功以報楚粵士民千百家深怨一勞永逸一苑群鷔儒者遭時有為其効如此廷舉此月七日入省濟荒無術殊愧素飡俟公回轅必多吾後之策容一一面請也

人去便草草附謝不宣

餘姚王守仁　都御史

昨者貴省土兵以郴桂不靖之故千里遠涉生與有地方之責而不獲少致慰勞之意歉然若有歉焉故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輸此心焉爾乃蒙厚貺遠須并及從征官鎬登拜之餘感媿何已喜聞大兵之出所向克捷渠魁授首黨類無遺茲實地方之慶生亦自此得免於覆餗之戮矣欣幸欣幸旬日後敬當專人往謝并申賀私使還冗中草草先布下悃伏惟尊照不具

崑山顧鼎臣　翰林學士

湖襄大藩爲天下胸腹而師旅饑饉頻仍告困向非

文經武畧如執事者爲之旬宣塡撫寧不壓　九重
南顧之憂也至若勛烈之際十倍它所而不務爲張
皇欺罔以私已地方此古人忠誠謀國之盛節非淺
薄鄙陋之士所能窺也敬仰敬仰南中薦紳來詢知
台候多福殊爲蒼生慶幸不獨鄉井之故私心自忭
而已鼎臣竊祿傀甚無可爲執事道茲以公差人便
謹具短啓附上用代叅晤惟鈞照不宣

弋陽汪俊翰林學士

領教荷不棄感愧感愧伏承起居多福平南之績赫
然聞于中朝宏材偉識其所樹立固當過人若孫年
兄之在吾江右與執事相望皆以盤錯見別著功業
紓　九重南顧之憂其爲同年之光斯文之重可勝

覲太平之盛事但以湖南地里西極辰沅東至郴桂中間遼遠偏方往復道路將以萬計恐天時漸熱車徒不便輒於正月二十有七自省城南行將趨沅靖等處伏念臺下遠處邊方勤勞日久不及瞻望台顏奉承約束翹企之餘兢惶無地且西蔡功成而中書之命隨下則歸　闕有日而瞻見之期益遠臨楮無任戰悚瞻慕之至

餘姚陸相長沙知府

敬惟臺下奉　命征苗矢心報　國師同時雨曾何鋒刃之橫罹令若雷霆豈彼鯨鯢之足翦破平巢穴掃蕩妖氛追漢馬伏波之平蠻陋唐裴晉國之擒蔡數十年跳梁之寇殲其渠魁千百里汙染之疆轉爲

樂土聲厥不臣之罪失其負固之謀凱奏天山尚留
神於保障地連雲海又銳意以經營潭溥湘流功高
衡嶽此皆由臺下神算足以測虜情赤心足以置人
腹之所致也卽日奏捷　明宮獻俘　太廟懽濃
宸極褒膺九錫之　洪恩名勒旂常光照萬年之青
史相官末屬躬覩華勳喜㾓癘之消除率生靈而鼓
舞末由叩賀先此問安相不勝歡慄惶懼之至

附錄封丘遺事

河南左叅政秦公生祠集序

廬陵陳鳳梧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生祠非古也後世以義起者也古者尚封建侯有定國官有定守故居位者有勳德於民民終身得瞻仰之若父毋然生固無待於祠矣後世罷侯置守郡邑藩臬守土之臣往往朝遷暮改更代不常民懷其德者無以致其瞻仰之私此生祠之所由建焉故曰以義起者也有勳德於民者莫大於禦災捍患而災患之大者莫甚於攻城殺人之寇至於千百爲群毒流天下則災

患之尤大者也正德辛未巨寇起畿内遂煽及
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攻城屠邑肆行無忌虐燄
蔽空海内震恐軍師暨守令目敵而死棄城而
逃者率什之七八上厪
宸慮屢遣文武大臣督勦之時吾友無錫鳳山秦公
國聲以汴藩左參政分守大梁重以地方之寄
迺廵郡邑繕城隍詰戎兵峙糧餉以安民心以
伺賊警軺車往來日無停軌夏四月巨寇自山
東奄至距封丘僅百餘里時公方在延津亟以
蠟書白廵撫留宋參將守封丘公亦單騎而往
延津父老遮道固留公麾之直趨封丘吏民出
迎爭欲擁公胥遁公不可衆伏哭弗起公奮曰

吾足一移則無封丘無封丘則無汴城矣吾與若等誼與城同存亡敢有異議者斬之遂分部民兵嚴陣以待頃之賊距城僅十里公促宋參將逆戰以民兵尾之宋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斬首俘獲者不可勝數公入營大犒諸軍仍遣乘勝追之賊遂遠遁封丘老稚舉首相慶以爲更生咸曰我公之功也其曷敢忘捷音至汴撫巡欲議其功公遜避不敢當明年公遷山東布政使封丘之民以瞻仰無所迺立生祠於學宮之旁歲以誕辰祝公壽祉四方士夫聞其事者形諸著作以揄揚盛美若碑若記若賦若詩凡若干篇彙成一帙題曰秦公生祠集予惟

公以名進士起家戸曹荐陟憲副督學汴藩文學政事巳名動一時暨由方伯擢御史中丞令巡撫湖南威惠並流尤膾炙人口是封丘一役特叅藩之政績耳尚能感人若此他日晉廟堂秉鈞軸霖雨蒼生弘濟艱難其豐功盛德當勒金石而被絃歌蓋不言可知也鳳梧辱公爲道義交敬采輿人之誦僭爲序之蓋將迓公於遠大云

河南左叅政秦公生祠記

麻城曾大有 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聖王建萬國以䙫諸侯凡岳牧之臣於君爲屏翰於民爲師帥勢分雖殊而安危相繫其勤民

也有禦災捍患之仁則其得民也有存愛去思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正德辛未草冦劉六劉七崛起霸州與其黨齊彥明楊虎輩横行畿甸而旁午於山東河南荼毒生靈阏汗良與逺邇騷動春二月賊騎數百突至延津縱火焚譙樓勢益猖獗民無闘志人自危之夏四月赤幟翱翔自陳橋鎮西上驚壓敵野封丘有剩牀之漸河南布政司分守叅政無錫秦公力以爲巳任挐舟北渡亟至封丘則主簿賈泉孑然孤立保障無具井邑可屠岌岌乎其殆哉公乃申法令繕軍器募壯勇固保甲飛芻輓粟於鄰疆堅壁淸野四境戒嚴時有宋叅將者以

驍勇稱奉
命討賊傳檄已過延津將渡河而南公邀之弗果來
復以忠義激之始移兵至賊火已舉於城東之
三里公與參將協謀決策誓師振旅而以鄉兵
援之公自登陴桴鼓以作士氣俄頃遇賊于劉
腳村我武維揚再戰再捷逐北五十里斬馘甚
衆公曰烏合之徒可以殲之前禽之逸無幾矣
奔潰者盍要擊之由是生擒孟林等二十餘賊
奪回婦女馬牛數百計獻俘訊馘鐃歌載路瘡
痍之民稍得安枕公復論功盼賞訓練精明邑
令張守繼至受成於公戰守有備賊三至三却
民無恙矣平寧之後闔邑老稚扶携相慶感公

之再造而不能以忘報乃以生祠請於令令曰
玆義舉也闢地於泮宮之右斤木於鄧林之野
邪許之聲不令而集建祠四楹鐘鼓考之歲時
壽祝終矢弗諼庠生髙雲漢以張守之命屬予
爲記夫君子匡濟素養於平時而勳烈每成於
事變方賡寇鴟張人心洶洶百里之命危如累
卵而公乃能周旋捍禦以成康濟之功非胸中
有甲兵者其能然乎至若虎將提兵赴幾響應
則公之忠誠有孚外比於賢從之吉也否則猜
忌自用而訑訑然曰吾有完畫矣奚必因人以
成事若是者適足以僨事而已公之役志匪躬
宣勞屏翰與民立命而天下莫與爭功與人立

功而天下莫與爭能可謂盛德事也巳宜封丘

之人義公之仁而生祠之公之勲名駿發且方

興而未艾也公名金字國聲別號鳳山起家進

士歷中外今轉遷山東右布政使而斯民去

思若是利澤之入人者深矣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他日施旂常勒鐘鼎當益信於斯祠之

創始以癸酉冬末落成於明年甲戌夏五月秋

七月朔日記

生祠碑

西蜀劉武臣

君子籌天下之務至於兵類皆難之乃若舉偏

師以加勍敵焉又其難之難者也奚而斯濟機

事乎必也之其先而正焉爾之其後而固焉爾
蓋先之不正則聞敵而怯怯則有走而已矣後
之不固則見敵而潰潰則有敗而已矣是故正
之乎其先者忠也固之乎其後者才也忠以正
其先才以固其後機事濟矣夫然後大有功焉
此易之師貞所以爲君子行師之律令也易之
師曰師貞丈人吉無咎象曰貞者正也釋之者
曰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可以
得吉而無咎老成之人必名世之通儒矣於乎
儒者博學而多術兵亦吾儒之術也非夫人其
孰克勝斯哉河南左叅政秦公早歲以儒者行
業聞由甲科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吏禮兩

部謂公行業宜總風教交薦於
朝出爲河南按察副使董學政用陶鑄士類功晉
前秩正德辛未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鄧庠屬
公分守大梁道先是巨盜劉六等起畿內流劫
山東時孽壅虐焰之餘軍疲民困賊緣此蕩然
長驅恣意屠戮郡縣力不能支至有開門延敵
者遂蔓延河北頃之渡河而南破鄢城進薄信
陽都指揮馬振戰不克死之賊席勝而驕所過
俱被蹂躪兩河煙塵障天遠近騷動鄧以聞
上命叅將宋振率師禦之以戶部郎中童旭督軍餉
四月公往延津閱戎務且詗賊情得諜者言劉
六等黨盜魁楊虎者自山東敗走分道掠魚臺

金鄉而西公急以蠟書白鄧謀堤備童邀公赴
省城擘畫軍餉會暴風作河不可渡乃止于家
店宿焉明旦公聞宋將至遂辭童逆之五里許
忽報賊已踰曹縣距封丘僅百餘里公憂甚忽
自念曰虜之衆勞而宋之衆逸況虜驕而吾慎
此勝負之機也吾得宋爲用破之必矣復以蠟
書白鄧留宋旣而宋至延津公留之宋不可曰
吾奉
命討劉六等非爲虎也徑帥師趨省城以聽於鄧公
恚曰封丘逼近省城此地其可棄哉遂單騎趨
封丘延津父老遮道留曰賊至矣公將焉往公
麾之策馬直趨封丘士民聞公來皆出迓擁主

簿賈泉訓導陳傑等而前泣跪道左曰賊勢孔
熾宜暫遁以避其鋒我等夙荷公德請給驛役
公聲大義折之衆伏地慟哭不肯起公曰吾足
一移則無封丘矣爾曹奈何導我以非義乎立
呼民兵分部以待鄧既又用公言留宋使駐師
封丘公喜曰鄧公毋亦遥見機事乎哉往視宋
有塤谿奄至樹脚村距城僅十里聞者皆震恐
獨公神色自若徐促宋逆戰宋上馬公抗手曰
此行自有應援者君其銳然先之遂親督民兵
尾其後宋因力戰率輕騎衝其中堅賊衆大敗
斬首若干級俘獲若干人公即營壘犒諸軍賊
收餘衆退保腦裹村明旦圍陳橋鎮時鄧已遣

都指揮趙玉率師千人居守玉不虞賊遽來倉
皇無備士卒皆束手就戮居民死者相枕玉僅
以身免日中宋援師至前後數十合刃賊解圍
去宋乘勝逐北斬首俘獲倍於初比還封丘
漏下二鼓矣諜者言賊屯黃陵岡謀復讎公復
促宋追至大名之長垣山東叅將李瑾知公謀
成喜曰會須共殪此虜帥師千人倍道來策應
追至滑縣境刃方接大雨如注弓矢膠液賊遂
引去宋休兵長垣李亦引兵來封丘士民望見
旗幟以爲賊果復讎男女哭聲震天公登城諦
視則發笑曰此我軍也分遣人曉之乃收淚相
慶以爲更生捷音至省城鄧大悅且命有司飭

迎勞具公聞之不敢當乃之傍郡邑料理隄備
事既竣而還諸寮寀稱賀公曰將卒之功也某
何與焉論者嘉其不伐明年公遷山東右布政
使封丘士民合詞言曰曩昔微秦公我輩皆魚
肉矣乃立祠於學宮之西肖像其中事之歲以
公生辰刲牲釃酒爲壽籲天祝公多祜焉祠成
且久士民言於左布政使童公世奇謀樹碑以
垂永世世奇公謂予嘗從事於文乃遣伻走千
餘里來求予文之惟兵家之要勇與謀而已矣
忠不足則不能勇故勇者忠之發忠之發也其
勇雖千萬人而必往孔子之語曾子者是已才
不足則不能謀故謀者才之發才之發也其謀

雖百千戰而必勝孔子之語子路者是已不勇而謀欲集細事且不可而況於兵乎公名世之通儒也兵家之說閑於胸中矣封丘之役以公當之信如易所謂大人矣乎是役也易之能以衆正公有之易之出師以律公有之易之在師中吉公有之故延津怵以危言而欲留封丘誘以甘言而欲避公皆不爲動者可知公之勇矣宋參將踰河南而往李參將越山東而來公皆得其死力者可知公之謀矣勇而謀正而固可知公所以全封丘矣然當時之人皆知公之全封丘而未必知其全省城或知公之全省城而未必知挫他方群盜之吭鼓我軍萬衆之威使

劉六等以次伏誅者皆緣公此一舉也雖然此
偏師也公分守大梁猝遇機事而權宜濟焉者
也當是時也脫有人言之於
上假河南全師而操縱之則諸盜魁不煩歲月皆在
檻車中矣奈何公功成不居痛爲掩覆而人鮮
能知之雖能知之而亦鮮能言之也厥後群盜
雖亦衰息而玩愒滋久百餘年來休養生聚者
舉皆凋耗迨今尚未還舊於乎豈非生人之厄
歟祭法云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封丘士民與
時不容不祀公矣惟其志切於圖報故不能逕
公之身後而於公之生前此祠之所由作也公
行其晉保衡秉機要運徽猷樹偉烈以勷相我

高皇光宅天下萬億年無疆之休

天子方將寵錫華額以褒揚之奚以予文爲哉而世

奇公用意乃爾蓋以俟夫籌天下之務者考焉

而亦因以成封丘士民之志也公名金字國聲

別號鳳山無錫人山東布政使自右而左乃晉

右副都御史今巡撫湖廣其績緒非涉封丘者

不附見云予旣述此還世奇公復申之韻語俾

士民有事於祠者歌焉其詞曰

天命高皇握赤符乘龍陟降淸九區雯畤蕩滌腥羶

汙

乾德融朗揚華腴實祚永永幽明扶何物敢爾爲榛

蕪劉六楊虎等賊俘鼓倡兇黨爭吞屠郡殘縣

破毒亦痛越曾窺梁安所圖危哉封丘林剝膚
士民慟哭聞天衢
高皇赫怒臨斗樞曰玆草竊干天誅吾有藎臣聊試
需推爾拉爾憐朽枯鳳山秦公名世儒藎臣之
儔偉丈夫謀勇兼濟誰則踰萬衆翕闢談笑呼
兵機徂處天機徂神乎神乎焉可誣猛將精卒
何魁殊堂堂殺氣雷霆驅群虜自悔渠逆辜肯
將肝腦供鑕鈇煙飛霧走淪土塗冥頑乃知
天姓朱封丘戚戚成于干清風依舊搖桑榆嗟公有
功渾若無掩覆曾不留錙銖俄而
天寵來神都星軺望望山東途士民愿欵無地輸作
祠夫子宮牆隅中庭高攤花氍毹儼然輝表森

碧梧香燈瑞靄相縈紆歲時老稚紛蹌趨牢蔬
滿案酒滿瓻心事稽首勤披敷願公作相畢傳
徒追踪兩相陳訏謨隆我主道齊唐虞法宮深
處時都俞玄化銷盡金鎌姑
高皇寶祚天壤俱

重建鳳山秦公生祠碑記

江陰張衮監察御史

嘉靖丙戌秋七月前河南左叅政今戶部尚書
鳳山秦公生祠成公名金字國聲常州之無錫
人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故號云祠在封丘縣學
宮之傍由櫺星門而入西折五步則祠在焉門
東向後爲堂四楹中奉先生之像寔丘民昔所

自建出廟門東望三里則公提戈斬級處也縣令龔君治玆復增大之前亭後寢規制宏敞侈于舊觀矣君子曰禮也當

武廟之初小人繼續用政天下日入于敝歳辛未劉齊寇發聲揺畿輔遠近傳聞居師震恐莫知爲命中州之地數千里環州縣而治者以百計賊鋒所過焚廬舍殺長吏馳突齊魯儌然不復知有東吳矣是歳之春二月遄攻延津兵火大舉先生度封丘必不免也匹馬來救登陴大呼誓與城俱晨夜展畫計軍實倡死力而申儆之以禦危急曰有吾在爾無恙也爾民不用吾命者死于是民知感奮肆有闘心會宋參將某出師

河北先生移檄分兵果得强弓數百佐吾吏士
詰朝出擊剷脚之野生擒渠魁二十有奇由是
賊徒宵遁不敢直窺封丘孤城頼以獨完先生
書生也杖劒一呼生全萬戸雖虎臣謀將之所
不能若干以知儒者之學果適於用而櫜鞬鉛
槧非二道也先生旣去河南之十有五年入佐
天子歷禮兵戸三部尚書去民日益遠民之思之猶
叅政時也是豈可以强而得之哉縣學諸生以
令之命謁行臺請余文之以識祠成之歲月余
觀是役也有三善焉思懋玆士民不能忘又從
而俎豆之是故得祭法有功則祀之義祠不他
度必於學宮以風示先生之道是故得詩人獻

識之意伐木爲材程民之力而民不告病時不書勞若魯僖公修泮復閟之爲者是故得春秋爲教之指具是三善而恃此以觀人心百世可知也予乃復進諸生以告之曰爾民不忘先生之恩謂其救汝之死也爾士嘗聞先生提學于茲會孔孟黜百家以端本範俗爲賢至今粱之士出先生之門者號多賢人君子而大道賴以丕顯則夫保爾之身與淑爾之性其恩之大小宜何如也諸生皆頓首謝曰命之矣永不忘於孔氏之庭

重建大司徒秦公封丘生祠碑文

吳郡徐縉翰林院學士

祭法能捍大患則祀之而王制亦有受成於學之文反則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前河南左參政今戶部尚書鳳山秦公哀兵鞠旅與劇賊遻嚗殪之封丘以奠洛師在封丘宜有廟祀宜在學宮左右先是丘民感慕功德創祠繪像以奉烝嘗久矣龔君來尹茲邑復謀所以廓而大之門庭堂寢百用具修巡按監察御史張君補之請縉文其事於碑以示永久在

武廟初閹豎專恣濁亂煽虐流毒海內群盜竊發霸州人劉齊等招集亡命斬竿揭木出入齊魯間有楊虎者爲之爪牙所過隳突殘破城邑賊殺

長吏燔燒刲剔流血成川積屍爲丘兩河南北悉被蹂躪不復能制遠近驛騷撼搖畿輔鉦鼓之聲震動數千里已而長驅京洛攻延津逼封丘公時左叅藩司率先捍禦群議洶洶謂宜胥遁以避其鋒公曰封丘扞蔽省城吾當與之生死耳獨策馬登陴急選車徒鍜矛矢巾盡皆伍訓厲勇敢爲抗守之狀則又移書臺臣陳說利害要駐閫帥合謀勠力相與冒鋒鏑嬰矢石擊賊於劇脚之野一鼓而殲其渠魁俘其囚虜復追至長垣捷奏

天子由是賊徒駭散奔伏他郡勢衰沮不復振逾月而寇於狼山卒以蕩平噫祭法所謂能捍大患

者非公其孰人哉當賊勢方劇郡縣披靡狐鼠進退莫敢枝梧至有迎降納欵者遂使草莽逆豎橫行六州無辜之民備受慘毒

當宁旰食張皇邊戍僅乃克之向使典領方面宰制郡邑得如公者分據盤錯其間式遏亂略懲之於始蓋不待狼山而後息肩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廟食之寘與國咸休可也乃紀之以告來者詞曰

武廟嗣服昊天降疵君側弗靖寺人蔽之擾竊威福濁亂綱紀高下臆決僭儗

天子淫刑峻罰動觸機詈神痌瘝顴眥禍罰怒領領群宄嘯聚驛騷封豕猰貐淵藪逋逃陳実齊魯

憑陵河華吞噬咆哮長驅中夏屍丘血渠殘破
邑居焚掠剥炙蕩爲丘墟畿甸震驚宛洛感脅
窺我延津得之詗諜顯允司徒奈藩于梁秉鉞
褰帷覰其彼倡倬彼封丘洛邑之屏扼其吭咽
捍我要領我鍛我戈我服我矢王事孔棘示以
必死群譁弗臧神機潛握遮留闔帥相爲掎角
虎臣桓桓蛇矛如湍執訊獲醜截腦裂肝奔潰
顛踣鹿駭狼竄大憝肅清綏章有粲迺慰迺止
梁有厚喜家室謳吟荷鋤負耒梁有城隍維公
殿之爾耕爾蠶維公晏之以削以築爰卜斯食
於樂泮水作廟翼翼醴爵殽脯坎坎擊鼓稽首
拜舞願言多祜考茲新宮丹雘攸崇史臣勒辭

之遮留兮策單騎以遄臻馭群議其嘵嘵兮胡
此鋒之可嬰聲大義以痛折兮吾不返乎茲輪
恢戰守之機智兮仗志慮之忠純俄而宋帥被
檄以來援我軍持梃而作氣遂選衝擊之鋒共
張犄角之勢一鼓而中堅靡再接而兩翼蹶筆
籜解而枯摧競鳥驚而魚潰或捲頭之首是梟
或馬足之俘斯繫致使豺虎雖驕牙不得齧蜂
蠆雖毒尾不得螫走長垣以息喘望故壘而褫
魄河隍無恙風景猶昔方是賊也褰裳北渡攘
臂南趨煙塵蔽空旌旄塞途東聞城陷西報村
屠公帑公廩彼囊彼芻王民王官彼肉彼魚屍
腥原野血丹河渠行且垂涎乎藩府而豈但封

丘之一區嗚呼如火燎原如水決防何心不寒
何足不慌向微我公孰搤其吭迴煎焰之炎炎
障狂瀾之湯湯蓋不獨脫封丘於塗炭而寔以
重藩府之垣牆固天道之助順信人謀之孔臧
於是老長諗於衆曰我有婦子維公生之我有
室廬維公寧之我民德公九鼎輕之我民懷公
百世銘之乃白縣吏乃鳩衆力乃飭良材乃陶
文甓乃祠學畔前堂後室乃肖公像赤芾金舄
以誕公之辰爲饗公之日羞澗藻溜雲夜封羔
豚薦燔炙群我耄倪肅我巾屐歡呼拜舞鐘考
鼓擊祝公之貴兮台司鼎司祝公之壽兮千斯
萬斯後我子而我孫虔祀事以無隳是豈足以

報公而特以繫吾民之思也言既遂出戸而歌

曰封之山兮高孰增之封之水兮清孰澄之嗟

我公之績兮何日渝之又歌曰封之原兮有沃

其桑封之渠兮有巨其魴嗟我民之祠公兮爲

維其忘鶴峯子聞之於是灑然而醒躍然而起

曰今而知公之爲天下之奇男子一掃狐穴以

永綏我郴人胥跂足以徯矣

桂陽曹琚 工部郎中

日照單騎促程忙父老相迎擁道傍賊虜豈能

當義大遺民端合賴城長青編身後千年筆赤

子生前一瓣香當日益州留畫像封丘祠宇並

輝光

七澤三湘惠已優誰將餘力及邊籌掃除淵藪千年患貽與封疆百世謀到處我公皆偉績于今新廟始封丘郴人懷德知何報樵牧春山滿耳謳

癸巳九月十五日浮屿天一閣黃家本手於海上小雁

安楚録卷十終

安楚錄後序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吏部郎中齊安王濟撰

古者天子以中丞督領官僚而我
朝之制遣御史大夫巡視方伯之國國一人自方伯而下悉聽節制任大而責難得其人則福否則亦贅疣耳顧在司銓者簡而用之若夫循資累秩惟例簿是拘間亦有克副厥責者而虛糜曠職或亦多矣正德甲戌吾楚巡撫告闕遂翁以某請

命已下矣翁問曰其人何如濟以太時對復
問鳳山濟曰文章政事後輩罕及翁素重公
肯濟言有徵遴公代之一二日間更變若此
衆固不知所爲也時楚水旱頻仍百度廢弛
而盜賊蠭起公乃銳意振作訪察屬吏賢否
而黜陟之閱簿書至夜分終歲勤勞於外問
俗觀風有害必除力且盡有利必興速且決
大意一以安民爲主以故楚之諸司及閭閻
頑梗及邊夷酋長皆革攸而鼎新無復撓法

而干順者濟以病告家居皆㮣於耳目而憲副惲東麓嘗從公行事從而筆札之取其大者九類爲一帙題曰安楚錄舉一以例其餘錄其大者而節目在其中固不能盡錄安楚之政也濟嘗以官事過公之廬知公孝行移孝爲忠故其忠也實而不浮而非棄親縻祿者比嘗於大篇短什中見公文章以儒飾吏事故其設施也酌古準今爲經常久遠之規而非矯焉而過當俗焉而無傳者比仕路尚

通通斯俗公撫湖六年尚未一遷轉必其中有定見而非隨時苟功名者比吾鄉有後進挾要以干公拒之而尤懲其託者世態阿炎而畏要而公固違之而君子難之郡吏從爪牙殺人吾憐其寃爲文以祭公得焉悉置之於法夫賣直者忌自用者昏公脫陋時競而樂聞善言求之古人亦不易得茲皆錄之所遺而濟之所補者也然特一邑之事一人之知而其他奚翅十百而已哉抑諸君子錄公

事業末也濟錄公德行本也執此以往豈徒
楚人安天下之民安矣何也有本故也

書安楚錄後

前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黃岡王廷陳撰

予讀鳳山翁安楚錄見善六焉一曰仁二曰省三曰任四曰和五曰知六曰遜成夫苗患自昔恃而悍逞無期夫悍且恃弗易攻也弗期而逞弗易備也不攻而備民之病也弛而病民國何賴焉於是乎見仁矣無之歲殺舉慮匱芻戎實侈虞侈而輟寇之利也無以充侈將自屈也於是乎見省矣聽而無擅臣

職則然及而將亡戎之變也請則踰期巳則
棄會是而避擅害不滋多權而遣之衆皆厭
焉後莫疵也於是乎見任矣害一而三徼蒙
一舉而衆攝焉均而議之莫或主也違而自
庸疑之本也疑而不協亂且中生何能輯戎
協以袪疑其何不集於是乎見和衷矣未試
而授授當其才未履而虞虞當其勢婉出則
曲比直發而徑中於是乎見知矣績成不據
拜錫若畏引儕分譽於是乎見遜成矣抑玆

淺之言公者也恤殺釀厲仁人不有重費慮
圖儉者不爲忌專失會恭臣不事專一而議
貞夫不隨計務已出大智所黜退以居功老
成艱焉故殺以已殺之謂仁費以止費之謂
省專而不害莫指其專之謂任不一而圖卒
趣於一之謂和用已亦用人之謂知惟以益
國力而無已之謂遂成於斯有覬焉斯爲見
公者深矣

跋安楚錄後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無錫事八桂胡倖著

安楚錄者鳳山秦公督楚之績君子紀之昭不忘也其詳則景陵魯公黃岡王先生已序之矣不敢贅雖然諸君之言迹也倖辱官錫沐公之愛公不遐棄每俯教焉故公之心倖獲窺其萬一矣光明正大樂易和平雖三尺之童皆愛慕之至於界限之嚴智巧所不敢欺者若夫文章政事特公之餘事耳存體之

大發用之周有不可誣者是宜其督學也士
林安之督楚也楚人安之其爲司徒掌
國計也天下安之
綸綍之嘉獎縉紳之頌揚閭里之歌謠亦秉
彝好德之自致豈公有求於人人有私於公
哉錄始成於楚唯楚人得之間亦略而未備
倖求備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觀此者因迹以
求心豈特安楚已也